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论 CMC 语言

王英杰

(重庆师范大学外语系, 四川 重庆 400047)

摘要: 以电脑为媒介的交际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是信息时代涌现出的新生事物, 作为人间的一种新的交际方式, CMC 仍然脱离不了人类语言。没有语言的存在, 这种交际方式将不复存在。本文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 从语言变体、言语社区和语言变化三个方面, 对 CMC 语言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本文指出, 在由互联网构建的虚拟言语社区内, CMC 语言是一种语言变体, 并且分析了 CMC 语言变化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 CMC 语言; 社会语言学; 语言变体; 言语社区; 语言变化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96X(2004)04-0033-05

On CMC Language from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Wang Yingji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s the communication that takes place between people through the computer. It is one of the new thing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MC, as a social interactional way, is still a basically linguistic way. With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language, CMC would not be possible. From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CMC language in terms of language variety, speech community and language change. It points out that CMC language is one type of language variety in the virtual speech community constructed by the Internet; and it analyses social causes of CMC language change.

Key words: CMC language; sociolinguistics; language variety; speech community; language change

一、引言

互联网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一种迅速高效的媒介传播方式。互联网是一种具有电子性、全球性、交互性的媒体。(Crystal, 2001:24) 信息时代, 网络为先。人类社会已步入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时代。网络交流日益普及, 网络文化与网络话语随之产生并且发展。人类正通过互联网重新分配一些重要的社会资源, 包括信息、话语权、影响力等等。同时, 在这个信息时代涌现出发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就是其中一例。

1. 什么是 CMC?

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顾名思义, 即人与人之间通过电脑这一媒介进行交际。在真实的交际场合中, 面对面 (face-to-face) 的交际可以运用包括语言在内

的通过多种渠道来传递信息, 如身势语、副语言等, 是一种“富”媒介 (rich media)。而 CMC 是基于文本 (text-based) 的一种交流方式, 信息只能通过视觉渠道, 传导的信息只是限于打印在屏幕上的文本, 所以被称之为是一种“瘦”媒介 (lean media)。(Daft and Leigel, 1984, 转引自 Herring, 2001:614)

另外, Pixie Ferris (1997) 和 John December (1997) 都曾先后对 CMC 做过比较全面的解释:

In general, the term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refers to both task-related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nducted by computer. This includes communication both to and through a personal or a mainframe computer, and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to include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via email or through use of an 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such as

收稿日期: 2004-09-06

作者简介: 王英杰 (1978-), 男, 山东烟台人, 重庆师范大学外语系研究生,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

“chatting” or through the use of group software; and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retrieval and storage through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 databases. (Pixie Ferris, 从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网页上下载).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create, exchange, and perceive information using networked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s or net-worked computers that facilitate encoding, transmitting, and decoding messages. Studies of CMC can view this process from a variety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by focusing on some combination of people, technology, process, or effects. Some of these perspectives include the social,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linguistic, cultural, technical, or political aspects, and or draw on fields such as human communication,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media studie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journalism, telecommunications, computer science,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or information studies. (John December, 从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Magazine 网页上下载)

根据 Pixie Ferris 的定义, 我们可以将 CMC 基本分类为同步交际、异步交际和信息处理; 而 John December 的定义则侧重于跨学科的理论视角。

2. CMC 的分类

Crystal (2001: 10-13) 将网络的使用情境 (internet-using situation) 分为电子邮件 (e-mail)、异步和同步聊天组 (asynchronous and synchronous chatgroups)、虚拟世界 (virtual worlds) 和万维网 (WWW)。

我们可以根据是否可能进行同时的信息交流, 将 CMC 分为同步 (synchronous) 和异步 (asynchronous): 异步的 CMC, 如通过 email 或电子公告板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进行交流; 同步的 CMC, 如在线聊天 (IRC: internet relay chat)。依据能否对 CMC 信息进行反馈, CMC 有单向 (one-way) 和双向交际 (two-way) 之分。对网页信息的单向接受, 即单向交流, 如浏览网页; 人与人之间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交流, 如 ICQ 聊天, 属于双向交流。双向交际又有同步和异步之分。

3. CMC 研究的发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 美国国防部与几所大学合作通过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gram Agency (简称为 DARPA) 将不同位置的电脑连接, 由此实现了利用计算机网络的阿帕网 (APPANET) 进行通讯效果研究。APPANET 不仅用于科研, 而且成为通讯工具, 后者的功能后来居上。不久, 高校的研究人员将电子邮件 (electronic mail) 作为进行学术交流的通讯工具。APPANET 在“军转民”后, 其优越性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应该说, 当时网络尚未普及, 学者们仅对 APPANET 进行了泛泛的研究。

到了八十、九十年代, 尤其是九十年代, 由于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 基于互联网的互动性的交际活动更为复

杂, 在线交际的潜力更大。除了以往研究最多的电子邮件外, 新闻组 (newsgroup)、电子公告板 (BBS)、多用户角色扮演游戏聊天室 (MUD)、网络寻呼 (ICQ) 等更具多样性的 CMC 活动, 为语言学者进行多样性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国际互联网的普遍运用, 如今 CMC 的研究领域急剧扩大, 并且日趋多元化, 已经成为传播学、社会行为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等领域的热门课题。” (秦秀白, 2001: 536-554) 可见, 跨学科研究是 CMC 研究的一大特色。

近几年来, 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中, 比较突出的专著或文集有两本。一本是主流语言学家 David Crystal 的 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 和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 Susan Herring 编辑的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 Soci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另外, 外文期刊 English Today 从九十年代开始陆续开始刊载 CMC 研究领域的文章, 对网络交际尤其是 e-mail。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0—2001 年期间刊载的文章对汉英语码混合 (code-mixing) 也进行了探讨。 (Li Lan, 2000; Li Yongyan, 2000; James, 2001; Gao Liwei, 2001)

另外, 在互联网上有两本电子杂志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http://www.ascusc.org/jcmc>) 和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Magazine (<http://www.december.com/cmc/mag>), 作为两个电子论坛, 它们刊登与语言现象有关的研究论文, 为语言学家对网络语言现象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材料。

可以说, 运用语言学理论系统研究 CMC 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语言交际方式, CMC 不仅具有科技和网络方面的因素, 它还能体现人际间的社会关系, 必然涉及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此外, 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 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变体,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语言变化, 而语言变体和语言变化是社会语言学关注的焦点, 所以本文将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对 CMC 语言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CMC 语言是一种语言变体 (variety)

语言变体是分析社会语言现象时所采用的基本单位。

Richard Hudson (2000: 22) 认为语言变体“一词可用于指语言的不同表现形式, 恰如可以把音乐视为一种一般现象, 然后区分不同的音乐变体那样。使一种语言不同于另一种的东西就是语言所包含的语言项目”, 可见 Hudson 将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言项目。Ferguson (Wardhaugh, 2000: 30) 认为语言变体是一种具有同类性质的人类言语模式。Hudson 和 Ferguson 一致的是根据一套特定的语言项目或人类言语模式 (patterns) 来定义语言变体, 即根据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特征来定义语言变体。互联网所构建的虚拟社会 (virtual community) 内, 交际者

之间所使用的语言是分布相似的一套语言项目,即所使用的语言是具有相似特征的词汇、句法与语篇特征的语言代码(code)。CMC 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交际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词汇、句法和语篇方面,讨论 CMC 作为一种语言变体所共有的特征。

1. 词汇方面。随着网上聊天和讨论组的兴起,网民往往为了节省时间,常常使用缩写字母、拼音、阿拉伯数字或汉语别字来代替一些词语,表达自己的情感。

如,mm (meimei, 美眉, 指漂亮女孩)

bf (boy friend, 男朋友)

3KS (thanks)

大虾 (大侠)

斑竹 (版主)

886 (拜拜喽)

9494 (就是就是)

另外,由于 CMC 过滤掉了许多非语言交际的手段(如身势语、近体语等),交际者为了省时、经济和幽默,特意创作一系列表达感情色彩和象征意义的语言代码。这些代码由键盘中的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组成,并且在 CMC 语言中广泛运用。例如,:-)表示笑脸。

:-(表示苦恼

:@表示生气

:-0表示异常吃惊

:'-D表示笑出了眼泪

这些符号被称为笑脸符号或表情符号(smiley 或 emoticon)。

2. 句法方面。根据董启明(2001)针对互联网语篇所进行的研究表明:

• 在 CMC 中疑问句和感叹句所占的比例比较高。这是由于 CMC 信息交流时通常是依靠提问——回答的语式进行的。

• 在 CMC 中短句和简单句处处可见。这是因为在 CMC 中话题转换非常的快,对每个话题的讨论都不深入,所以,不需要长句传达复杂的意思和表达复杂的逻辑关系。另外,短句很容易被理解,从而使对方做出迅速反应。

3. 语篇方面。互动式的 CMC 会话与面对面对话明显不同,如多头话题、语对交叉、应答迟缓等等,然而,交际者几乎毫无困难地理解这些语篇,可以断定 CMC 语篇具有特有的衔接手段和连贯特征。Herring(1999)总结为:一方面,参与者具有使用互联网来进行交际的能力,另一方面,一些参与者利用 CMC 特殊连贯手段来娱乐和互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共时交际模式中。

综上,“网络语言正在成为信息时代人们交往的常用语言项目或言语模式,成为特定群体使用的一种语言变体。”(秦秀白,2003)

三、CMC 语言是一种类型变体(diatypic variety)

语言作为一种动态的自然现象是不断变化的。语言的这种特性可以从语言使用者和语言使用两个角度来研究,前者为方言变体(dialectal varieties),而后者为语域(register)或类型变体(diatypic varieties)。根据 Halliday (2001: 33)提出,语域的选择与语言的使用息息相关。语言变体可以按照使用的情况而划分语域,比如在新闻评论、教师授课和教堂婚礼这三种情景中所使用的语言特征肯定是不一样的。Halliday 进一步阐明语域这个概念,指出语域是一种预测形式,情景语境三个变项中任何一项的变化都会引起语域的变异,这三个变项为:话语范围(field),指正在进行的社会活动,可分为专业性和非专业性的两大类;话语方式(mode)指交际的媒介与渠道,可分为口语体与书面语;话语意旨(tenor)指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包括语言使用者想要向受话者实施的意图,如命令、劝导、教诲、宣传、鼓动等等。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方面进行 CMC 类型变体分析:

1. CMC 语言的话语范围:就 CMC 语言来说,它的话语范围很难被规定在某一范围之内。互联网提供的自由空间使人们就共同感兴趣或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网络语言中的话语包罗万象,每个社区都有不同的版块、讨论区或论坛,这些社区和版块按照不同的话语范围来划分,以便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兴趣选择相关的社区或版块。

2. CMC 语言的话语方式:CMC 语言话语方式既有传统意义上的书面语言的特点,又有传统意义上口头语言的特点,这样使网络语言既不同于书面语言,也不同于口头语言。Herring(2001: 614)称之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种语言的混合(a blend)。Crystal (2001: 25-48)在综合分析了因特网是五种情境之后,指出网络语言更具有书面语的特征。他认为,网络语言实际上是一种向口语方向倾斜的书面语,而不是书写下来的口语。但他又指出,口语、书面语二分法来看问题的角度是一种误导。因此,他提出,网络语言既不是口语也不是书面语;它结合了口语、书面语和电子媒介三种特征,是一种可以看作与口语、书面语并列的话语方式。

3. CMC 语言的话语意旨: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般说来,上网的人只要遵守一定的网络礼仪(netiquette),就可以在网获取信息,交流思想。它对参与者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此外,在网络聊天组中,多数参与者都是匿名或者用别名进行交谈,有些参与者甚至在注册时填入假信息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网络交际中,既有一对一,一对多,又有多对多的角色关系。

四、虚拟的言语社区(virtual speech community)

Bloomfield(2001:42)认为言语社区就是依靠言语这种手段进行交际的群体。Gumperz (祝畹瑾, 1985: 36)提出言语

社区是通过人们频繁交往而形成的,并且在运用语言方面自成体系,具备与其他类似共同体明显类别的标记。Labov (Wardhaugh:118) 强调言语社区共同体的首要之处不在于语言要素运用上的同一性,而在于具有共同的社会规范(norms)。具体的说,就是对语言变体具有一致的态度或相同的评价标准。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言语社区指在某种语言运用上持有某些共同社会规范的人员的集合体。

随着互联网和 CMC 的发展,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社区——“虚拟”社区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 CMC 参与者加入到这个序列中来。在虚拟社区中,尽管 CMC 的参与者可能是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和阶层背景,但是他们具备共同的特点:具有进行网络交际的知识或能力,能够运用 CMC 语言进行交际,认同并且遵守同样的 CMC 交际规范。所以,我们可以将网络虚拟社区认为是在 CMC 语言运用上持有共同规范的集合体,即言语社区。

在言语社区中,一个关键的概念是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交际能力是由 Hymes 首先提出,他创造这一个术语是针对 Chomsky 的语言能力而言。Hymes 研究的交际能力是研究语言的运用,属于社会范畴。他将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称之为交际能力。他认为,交际能力是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获得的,并且认为交际能力包括编码和解码能力,体现在言语行为的各个方面,如能针对具体的情境使用恰当的语言变体;能运用语言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手段,懂得谈话的规则和策略。(祝畹瑾,1992:32)我们将虚拟社区看作是言语社区,不仅在于语言方面,而且在于 CMC 中的交际能力。

CMC 的参与者的交际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不断在虚拟言语社区中进行交际所产生的。同时,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进行网络交际:他必须知道怎样使用电脑设备,怎样上网,了解他所使用的软件的一些必要性能,在全球范围内的虚拟社区中他必须要基本掌握英语,并且要掌握进行网络交际的一些规范礼仪(netiquette)。此外,正如前文中提到的,由于 CMC 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人际,与真实交际环境中的交际相比,缺少一些非言语交际方式。对于这种缺省,在 CMC 中,产生了一种电子版的副语言,即笑脸符号或表情符号(smiley or emoticon),参与者必须掌握这些代码,才能顺利的交际。另外,由于网络技术的原因在 CMC 的会话中会话者很难在对话过程中找到恰当的话轮转换位置(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所以 CMC 参与者必须掌握 CMC 连贯的能力,作为一种基本交际能力,才能顺利进行交际。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言语社区并不是对一切个人都是平等和利益均沾的。首先,登陆上网对于贫困国家的民众就是可望不可及的事物,在那里网费十分昂贵,对于普通民众参与到这个言语社区中是不现实的。其次,英语作为

一种世界通用语,在网络上也是占据了主导的位置,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也出现在网络上。许多语言在英语的强大攻势下,往往失语,或者使用英语与母语的混合(code-mixing),“我们生存的地球村,越来越密切的文化接触,迫使我们失语,尤其是,在主流文化对我们这些被迫边缘化了的后殖民文化的挤压,迫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话语系统以及日常语言。”(邓文初:2004)再次,虚拟社区中是真正平等的“乌托邦”吗?Herring (2001: 624)指出,以电脑为媒介的话语保留了互联网上历史和经济环境所确立的权力不对称(power asymmetries)。如美国作为网络科技的主导大国,通过网络科技、电脑技术向他国渗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Herring (同上)认为,CMC 尽管由非人性化的机器来作为交际媒介,它仍反映使用者的社会现实。她指出,网络交际中仍然存在男女不平等(gender asymmetry)。

五、CMC 与语言变化

1 CMC 语言变异的社会原因

Wardhaugh (2000: 202)在总结一系列的语言变化研究之后,指出了语言变化的社会动机:语言使用者总想挤身于社会地位比自己高的集团;想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有别于其他集团;想要获得交往者的认同感;迫于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place)的压力。CMC 中广泛运用于政府、学术和商业运作中,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新科技和现代性的事物,因此 CMC 是一种有声望(prestige)的交际形式。CMC 语言自然与较高的社会威望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在 CMC 语言中所用的网络缩略词(netronyms)如 3KS, CUL8R 等有声望的交际形式,自然会吸引许多想要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参与者。此外,CMC 的参与者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与其他参与者具有同一性(solidarity),或得到他人的认可,也会使用这种变化了的语言。正如 Gao Liwei (2001)所指出的,电脑作为交际的媒介,不仅影响语言的形式而且还影响交际的内容,他还提出 e-mail 语言变化的社会心理原因:参与者 1) 寻求新颖、娱乐与幽默;2) 寻找声望(prestige)和确定身份。

另外,根据新浪网在新浪观察栏目中称:一般说来,网民的平均年龄 27 岁左右,多为 1976 年以后出生,即所谓的 Xday 一代(秦秀白,2003),可见 CMC 中大多数是年轻人,而“年轻人通常是大多数语言变化的先锋。”(Wardhaugh, 2000: 202)因为一般说来年轻人的语言是有活力、生动、而又富于创新,他们既能创造一些新颖的表达方式,又能很快的接受这些独特而又新颖的语言符号。所以,在由众多年轻人参与的 CMC 中,自然会产生语言变化。

2 如何看待 CMC 语言

网上充斥着许多错别字和不雅的词语,不少人认为网语是垃圾,是语言的污染源,而 CMC 的参与者则以讲网

话为保持同一性 (solidarity) 的关键, 极力捍卫网络语言。实际上, “网络文化需要新的语言载体 (新词语和新符号), 即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能够永存的新词语, 也需要临时用语。” (秦秀白, 2003) 在网络语言问题上, Crystal (2001) 反对用规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新生的网络语言。无论是持“网语有害论”的保守观点, 还是鼓吹“非正式口语化、加速语言创新”的激进的观点, 他都不予以赞同。一方面, 他提倡网络语言的多样化, 以符合不同的交际场合和交际群体。另一方面, 他又极为尊重网络中个人的语言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 不赞同以规范的方式影响语言的发展。实际上, 许多人对网络语言的担心尽管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未免有夸大其词。首先,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网络语言的糟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网络文化的发展会被历史抛弃。其次, 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 它的产生、变化、发展是网络进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反映了网络虚拟社区网络文化的发展轨迹, 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 CMC 语言的规范应“承认网络营造的虚拟空间的开放性、自主性和多样性”, “多种方法, 引导为主”, “尊重网民的创作冲动和个性自由, 语体不同, 规范的要求不同” (于根元 2001: 201-205) 等等。

六、结语

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 以文本链接, 键盘输入为主的网络交际语言正在成为语言学的崭新研究课题。在语言发展超前于语言研究, 语言理论滞后于语言实践的情况下, 对于 CMC 语言进行系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本文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 针对 CMC 语言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

作为一种语言变体, CMC 语言具有独特的词汇、句法和语篇特征; CMC 语域的话语范围、话语主旨和话语方式也有自己的特点。

在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社区实际上也是一个言语社区, 在该社区中 CMC 的参与者必须具备 CMC 的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由于 CMC 作为一种有声望的交际方式, 它所引起的语言变化自然会吸引许多 CMC 参与者。如何看待在 CMC 语言中的语言变化, 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Bloomfield, L. Languag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R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2] Crystal, David. Language and the Interne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Gao, Liwei. Digital Age, Digital English[J]. English Today, 2001, Vol.17, No. 3.
- [4]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R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5] Herring Susan. Computer-mediated Discourse[A]. In Deborah Tannen, Deborah Schiffrin, and Heidi Hamilton (eds.).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C]. Oxford: Blackwell, 2001.
- [6] Herring, Susa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Linguistic, Social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6.
- [7] Herring, Susan. Interactional Coherence in CMC[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99, Vol.4, No.4.
- [8] Hudson, R. A. Socio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R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9] James, Gregory. Cantonese particles in Hong Kong Students' English e-mail [J]. English Today, 2001, Vol.17, No.3.
- [10] Li, Lan. Email: A Challenge to Standard English? [J]. English Today, 2000, Vol 16, No.4.
- [11] Li, Yongyan. Surfing e-mail[J]. English Today, 2000, Vol.16, No.4.
- [12] Wardhaugh, 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R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3] 邓文初. “失语”的中医 [J]. 读书, 2004.
- [14] 董启明, 刘玉梅. 万维网键谈英语的文体特征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33(1).
- [15] 秦秀白. 网语与网话 [J]. 外语电化教学, 2003, 94(6).
- [16] 秦秀白, 唐碧霞. CMC 的研究现状和前景 [A]. 董燕萍, 王初明. 中国语言学研究与应用: 庆祝桂诗春教授七十华诞 [C].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17] 于根元. 网络语言概述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1.
- [18] 祝婉瑾. 社会语言学概论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 [19] 祝婉瑾. 社会语言学译文集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